

41934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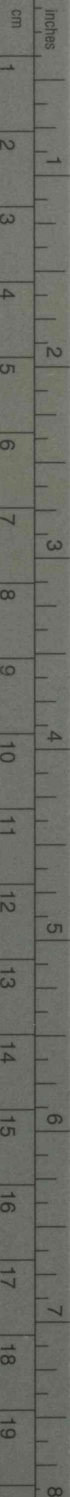
20000
50946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Ha 25
資料室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





文學博士 林泰輔編
校訂者 内野台嶺

中等漢文教科書

東京 株式會社 三省堂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

目次

一	示家塾生	古賀 煜	一
二	進學喻	柴野邦彦	二
三	格言三則	四	
四	吉野游記	青山延壽	五
五	吉野三絕	七	
	遊芳野	賴 惟柔	七
	芳野懷古	藤井 啓	七
	芳野懷古	河野 熊	七
六	帝堯帝舜	十八史略	八
七	夏禹王	十八史略	一〇

目次

一

八	殷湯王	十八史略	二
九	周室創業	十八史略	三
一〇	格言二則		一五
一一	記標工	阪谷	一五
一二	熊本廉士	依田朝宗	一七
一三	慎思錄鈔其一		二〇
	胸裏和平		二〇
	責己之要		二〇
	以志爲本		二〇
	不知甚者		二二
	先思後行		二二
一四	臥薪嘗膽	十八史略	三
一五	蘇臺覽古	李	二五

一六	越中懷古	李	二五
一七	赤穗義士報讎一二	青山延光	二六
一八	詠四十七士	阪井	二七
一九	鍛工助弘傳	菊地	二七
二〇	烈士喜劍碑	林	二七
二一	遠州薑說	林	二七
二二	白書火牛	十八史略	二八
二三	鷄鳴狗盜	十八史略	二八
二四	毛遂穎脫	十八史略	二八
二五	合從連衡	十八史略	二八
二六	巨 孟一二	依田朝宗	二九
二七	記一國寺障子	土屋	二九
二八	和氏之璧	韓非	二九

二九	肉袒負荆	十八史略	七
三〇	先從隗始	十八史略	六
三一	綈袍戀々	十八史略	六
三二	荆軻入秦	十八史略	六
三三	易水送別	駱賓王	六
三四	送正木生遊學東京序	土屋弘	六
三五	山行示同志	草場韓	七
三六	蝸說	松崎復	六
三七	慎思錄鈔其二		六
	勤儉怠奢		六
	多言害事		七
	盤根錯節		七
	至誠動人		七

	下學上達		七
三八	秦始皇帝	十八史略	七
	其一 泰山不讓土壤		七
	其二 焚書坑儒		七
三九	長城	汪遵	五
四〇	陳勝起兵	十八史略	七
四一	漢高祖創業	十八史略	七
四二	淮陰侯韓信	十八史略	八
	其一 俛出胯下		八
	其二 背水陣		八
	其三 狡兔死走狗烹		八
四三	格言二則		八
四四	蘇武持節	十八史略	八

四五	蘇武	李	白	六
四六	日光山行記	佐藤	坦	六
四七	望廬山瀑布	李	白	六
四八	山行	杜	牧	六
四九	山房觀楓記	齋藤	正謙	六
五〇	光武中興	十八史略	九	九
	其一 昆陽之戰			九
	其二 同符高祖			九
五一	馬援戒兄子	十八史略	一〇	一〇
五二	示姪某	星野	恒	一〇
五三	高山正之傳	賴	襄	一〇
五四	彥九郎讀駿臺雜話	鹽谷	世弘	一〇
五五	慎思錄鈔	其三		一一

	施不求報			一一
	自修之道			一一
	慎始無悔			一一
	自省之要			一一
	博聞廣覽			一一
五六	蜀帝劉備	十八史略	一一	一一
	其一 髀肉之歎			一一
	其二 水魚之交			一一
五七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一二	一二
五八	陶侃移璧	十八史略	一二	一二
五九	靜古館記	林	長孺	一二
六〇	鶯說	土屋	弘	一二
六一	唐太宗治	十八史略	一二	一二

其一 以至誠治天下……………二三

其二 創業守成孰難……………二四

六二 君臣遭遇……………十八 史略……………二六

六三 楠氏論……………賴 襄……………二六

六四 格言二則…………………………二三

六五 吉田松陰一十二……………岡 千 仞……………二三

六六 士規七則…………………………吉田 矩 方……………二六

六七 乃木將軍論序…………………………三 島 毅……………二四

六八 雙殉行…………………………竹 添 光 鴻……………二四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目次終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

一 示家塾生

古賀 煜

古賀煜、號個菴、精里子。仕爲幕府儒官、弘化四年歿。年六十。

學問之道、忠與孝而已。忠孝之目、人孰不知。然或牽於時勢、窘於禍患、致忠孝之心頓薄、或自以爲忠爲孝、而不知其爲不忠不孝之尤。姑摘一二事言之。惟知順事父母之爲孝、父母有過、不能熟諫、使父母陷於不義者、不孝也。位貴祿豐、身名俱榮、則感激圖報、小官冷秩、奔走於衣食、則不能無悶。仕而食祿、則忠

劉門
侗菴之門。
〔奚嘗……〕

柴野邦彥，號栗山。
讚岐高松人。爲幕
府儒官。文化四年
歿。年七十二。
三月二十二日
安永三年。
東寺
在京都。
西山吉峰
京都西山喜峰寺。
啓龕
所謂開帳也。

上退而在吠畝，則忘君者，不忠也。斯二者，世之善士，或不免。無學故也。學而理明心誠，則焉患斯疾耶。異日諸賢還鄉，人目之云：嘗遊劉門，故識忠孝之大節。則某之喜奚啻受千金之賜。

二 進學喻

柴野邦彥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士像啓龕，都人士女相將行，香輿者，騎者，步者，負者，抱者，絡繹載路。吾以獨行，心孤，漫與路人問語，相勞，乞火，吹煙，分菓，醫渴，行，相

差池
不齊貌。謂或先或後。

非皆老幼婦女
皆非老幼婦女

談謔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遊人差池。逍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響也。吾思與嚮數人舉足進步，校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多，不能以寸。惟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相前後，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如此而至乎十日之後，則雖有輕車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彼非皆老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

此無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怠也。吾之所期，在數百里之外矣。故其心勤也。我於是曉學之方焉。請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可。

三 格言三則

待有暇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家寶聯瑾）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荀子）
人各有分，當知足。但講學則當知不足。（言志晚錄）

四 吉野游記

青山延壽

青山延壽，號鐵槍，佩弦齋子。水戶儒臣。明治三十九年，歿。年八十七。四月二十二日，大臺原山，在大和國吉野郡。

四月二十二日，渡吉野川。源出大臺原山。潤三町。過



飯貝丹治二村，抵吉野山。是際櫻樹極多，所謂一目千本者。然山陽花期已過，盛開纔十一。攀躋櫻樹間，一二町始有人家。廬舍相接。時遇雨，衣袖沾濕。竟投宿。

二十三日，陰。出旅舍，有金峰山祠。祠蓋與奧院同。以奧院在深

山故建此廟也。廟宇宏壯可驚。又行五六町，有吉水院。後醍醐帝嘗以爲行宮，源義經亦潛居。故有帝及義經遺物。地漸上，有山口社。唯稱祀天神。又益上，左折越一谿谷，行十町餘，至如意輪寺。拜後醍醐帝御陵。陵上灌木鬱蒼，環以石欄。拜畢，寺僧引入其庫，見舊吉野廟扉。鐫小楠公辭世和歌。傳云，公以箭鏃自鐫。史言，公題和歌於堂壁，似不與史合。入寺少憩，時風雨俄至。有頃，雨少微，狼狽還旅舍。及還，知遺所携筆硯革袋，及晚雨歇，再抵寺，問之。僧云，無有。蓋爲人所掠。茫然如失，左右手竟回宿。

五 吉野三絕

遊芳野

賴惟柔

萬人買醉攬芳叢。

感慨誰能與我同。

恨殺殘紅飛向北。

延元陵上落花風。

芳野懷古

藤井啓

古陵松柏吼天颿。

山寺尋春春寂寥。

眉雪老僧時輟帚。

落花深處說南朝。

芳野懷古

河野熊

山禽叫斷夜寂寥。

無限春風恨未銷。

露臥延元陵下月。

滿身花影夢南朝。

賴惟柔，號杏坪，春水弟。天保五年歿。年七十九。

延元陵後醍醐帝陵。

藤井啓，號竹外，攝津人。慶應二年歿。年六十。

河野熊，號鐵兜，播磨人。慶應三年歿。年四十三。

五 吉野三絕

蒼梧
山名。在湖南省。

舉於畎畝。遂相堯攝政。四海之內咸戴舜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舜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即位。

七 夏禹王

十八史略

檣
形似錐。施之履下。

夏后氏禹。鯀之子也。鯀湮洪水。舜舉禹代鯀。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桴。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

會稽山
在浙江省。

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下事。舜崩。乃踐位。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寡人痛之。古有醴酪。至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南巡至會稽山而崩。子啓賢。能繼禹道。禹嘗薦益於天。謳歌朝覲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立。

八 殷湯王

十八史略

殷王成湯。其先曰契。帝嚳子也。爲唐虞司徒。封於商。

商
陝西省商縣。

亳
河南省歸德縣。

夏臺
獸名。

南巢
安徽省巢縣。
以人禱
殺人以祭。

歷十餘世。至湯。始居亳。使人以幣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尹復歸湯。桀殺諫者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召湯囚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有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改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為天子。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茆，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

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九 周室創業

十八 史略

郟
在陝西省。
西伯
周文王。

虞芮
二國名。

周武王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后稷名棄，兒時遊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興於陶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郟，號后稷。歷十四世，昌立為西伯。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慚，相謂曰：「吾所爭，

觀兵
示兵威也。

木主
神主也。

太公
所謂太公望也。

周粟
周俸祿也。
首陽山
在山西省。

周人所恥。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爲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西伯卒。子發立。是爲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爲天子。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

徂
死也。

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餓而死。

一〇 格言二則

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漢書)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大學)

一一 記標工

京工有以標裝爲業者。來遊我備。寓隣邑僧舍。朝出

阪谷素

阪谷素。字子綯。號朗廬。備中人。明治十四年歿。年六十。

爲業、夜歸臥一室。爲人、真不飾。嗜好淡如也。每日出入、輒揭室筵曰、在耶。曰、在矣。如與人應答者。厨奴訝之、乘間揭其筵、數金粲列、奕々射目。駭視心動、因收懷之、竊視其歸。晚間工自外至、入室有聲曰、在耶。曰、不在矣。既而出、怡々談笑如平常。奴大不安。招之陰曰、子得無所失耶。工直答曰、無。雖然必有之。曰、子之厚、不得不告以實也。余性不愛金。頃者視人貴重如神、心又有慕焉。試做之、時收贏餘、插筵下。而心不能忘。省視日苦。今暮忽不見。脫然如沈痾之離體。何幸若之。意氣自得、喜色溢面。奴益愧、出金謝過。工蹙

頰
鼻壑也。

依田朝宗、字百川、號學海、下總佐倉人。明治四十二年、歿、年七十七。

頰曰、咄、復在乎。子奪誠好事。遂嫁累於子。相讓久之。

一二 熊本廉士

依田朝宗

熊本、細川侯臣某、職卑秩賤。而樸實好義、篤信佛。嘗役江戶邸、居官舍、見一商過門、擔上有木佛、高尺許者。取而見之、制作奇古、大喜、購以錢二百。既而見手足虧損、黯黑如炭。把玩數四、誤墜地、壞其蓮座。忽有鏘然從底迸出者、檢之、得黃金三十兩、驚甚。謂舊主不知、而鬻於商。若不直反其主、或爲商所贖。乃日候於門、見商過、責問其所出。商驚訝。士曰、余將見其主。

而問之。商惶恐，導士至麻布，指一陋屋曰：「是也。」主人出面，衣服敝垢，而言語質直，乃告以故，反其金。主人嘆曰：「某事西州某公，為人所讒，間失職來於此。所餘唯一女，某亦病，無所得食。衣服什器，典賣皆盡。獨有佛像，亦賣以代食。蓋神佛棄我矣。我失君得天也。天豈可違乎？請君取之。」固辭不受。客強之不止，至變色爭辯，聲撼隣室。坊長疑其相鬪，來見之。主客各告其故，議論復起。坊長曰：「二公廉潔，人所不及。然遺金歸主，理當然。若以為嫌，贈他物，不亦善乎？」二人即服。主人曰：「百物一空，獨有一磁碗，極粗，係先祖遺愛，請贈。」

之。客大喜曰：「足矣。」乃厚謝坊長去。主人因割數金以報行商，而其所贈碗，古色可愛。士素無鑒識，唯以其為廉士物，常用以飲食。偶有精鑒古者，一見之，驚曰：「是印度製也。」聞之，細川侯命獻之，償以百金。士曰：「余不知其寶，而受之。今賜此金，是彼福，非我福也。乃往付其金。主人不肯如故，議論復起。坊長曰：「聞客有一子，主人亦一女，配為夫婦，百金以為嫁裝，豈不兩便耶？」二人即服。細川侯聞之，曰：「皆廉士也。」遂賜二人以秩各五十石。」

〔豈不……耶〕

一三 慎思錄鈔其一

胸裏和平

人心不和平，則百般病痛，自此起矣。學者應事接物，皆須要胸裏和平。和平，則忿厲粗暴之氣，自然消除。便是無暴其氣之事，養氣之工夫也。

責己之要

今之學者，大率責人之不善之意思常多，而責己之不善之意思常少。此謂以聖賢律人，以衆人待己。是以爲學者，所以終無益于己也。

以志爲本

學者以志爲本。無志則雖讀書該博，而無益於身。非徒無益。苟無志者，以才能在身，自矜侮人，則害德莫大焉。然有志者，或寡矣。是以雖天下之讀書者多，然有益者甚寡，有損者間有之。故教人，不可不擇也。

不知甚者

已有善有能，而人不知者，乃係于人，於己不相預。然欲顯揚己之善與能，而自銜自矜，其卑陋甚矣。不能自樂，且招人誹笑。不知孰甚焉。

先思後行

管仲論兵曰：先計後戰。愚謂君子之處事亦然。先思

管仲
齊桓公之臣。

臨事而懼云々
論語云、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郢 楚都。
離 離 離 離

太宰 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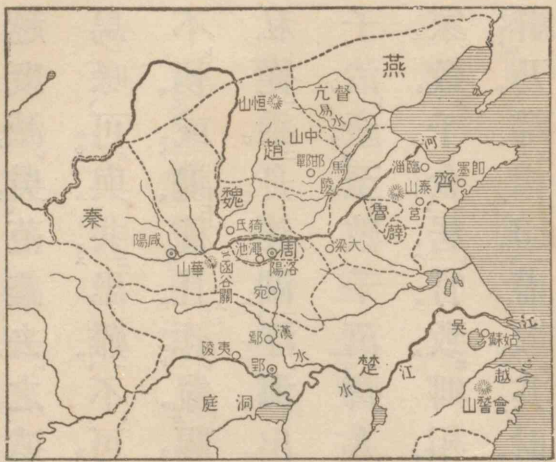
而後行、則無過舉。苟不熟思、而遽舉事、必有過焉。不抵悔者少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以爲善也。

一四 臥薪嘗膽

十八史略

吳王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爲臣、妻爲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

赦越。勾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即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舉國政、屬大夫



春秋戰國時代地圖

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太宰嚭、譖子胥、恥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鏹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檟。檟、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

吳。乃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

大夫種 大夫、官名、種、名。
姓、文。
屬鏹 劍名。
材 棺材也。
鴟夷 革囊也。

姑蘇

姑蘇臺。在吳都。

幘冒

面衣也。以帛爲之。

喙

喙。鳥嘴也。

四年、越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爲幘冒、乃死。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從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牝、乃

陶

山東省定陶縣。

貲

財也。

牝

牝也。

猗氏

山西省猗氏縣。

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蘇臺

姑蘇臺也。

菱歌

採菱者所唱之歌。

一五 蘇臺覽古

李

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一六 越中懷古

李

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

義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

只今惟有鷓鴣飛。

鷓鴣

小類斑鳩。

李白字太白。盛唐詩人。與杜甫並稱。

青山延光、號佩弦、齊水戶儒臣、明治三年歿、年六十四。

一七 赤穂義士報讎

青山延光

其一

元祿十四年三月、詔使來江戶。幕府命淺野長矩接伴。是日上野介吉良義央、辱長矩於城中。長矩大怒、手刃之、爲旁人所抱持。義央被創不死。長矩坐大不敬、即日賜死。國除、弟大學長廣、遣人葬之泉岳寺。幕府命長廣屏居私第、遣使收赤穂城邑。

吉田兼亮
稱忠左衛門

明年春、大石良雄遣吉田兼亮、統領江戶同盟、且諭之曰、吾忍恥至今、爲大學君也。而幕府未有處置。吾必待之、三歲猶不獲命、則決死耳。七月、幕府錮長廣、

上杉氏
米澤藩主上杉綱憲、即義央子也。出繼上杉氏。

堀部金丸
稱彌兵衛、權攢。

於安藝。良雄於是決意復仇。十月、良雄遂率同盟至江戶。又變姓名曰垣見五郎兵衛。衆日夜往視義央宅。按道途遠近、豫定進退部署之處。及其所以拒上杉氏援兵者、甚熟。義央適以疾遷上杉氏第。良雄擇衆中少年、分爲四次、每夜往反吉良上杉兩邸之間、以察人出入。會義央將招客設宴、以十二月十四日還家。良雄急警同盟、以十四日夜、與同盟四十六人、會堀部金丸舍、張飲至夜分。衆衷鎖甲、戴兜鍪、着韋服、如救火者、狀攢擔弓槍、長梯、大槌、從之。持小笛、以爲號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刃。乃分衆爲二、進至義

央、第、前、後、大、喊、梯、屋、排、門、而、進。良、雄、自、前、門、入、子、良、
 金、自、後、門、入。呼、曰、淺、野、氏、遣、臣、來、報、主、仇。欲、禦、者、出、
 舉、邸、駭、愕、不、暇、禦。衆、爭、突、入、奮、槌、破、戶、聲、如、剖、竹。家、
 衆、多、竄、避、不、出。比、至、寢、室、義、央、已、逃。衆、以、手、試、床、蓐、
 微、暖、皆、曰、人、去、未、久、急、搜、室、中、者、數、四、不、能、得。兼、亮、
 等、聞、側、房、有、人、聲、排、戶、而、入。有、三、人、亂、擲、磁、器、烏、炭、
 拒、之。衆、前、後、圍、逼。二、人、翼、蔽、一、人、奮、鬪、而、死。一、人、挺、
 小、刀、將、鬪。間、光、興、揮、槍、刺、之。武、林、隆、重、從、旁、擊、殪、之。
 衆、疑、其、爲、義、央、乃、驗、其、尸、着、白、襯、衣、眉、有、刀、痕。衆、喜、
 曰、得、非、先、君、之、所、手、擊、耶。良、雄、令、光、興、斬、其、首、執、門、

間光興
 稱十次郎
 竹林隆重
 稱唯七
 〔得非…耶〕

義固
 義央子。

者、問、之、果、義、央、也。乃、吹、號、笛、聚、衆。衆、喜、極、號、哭。索、義、
 固、不、出。良、雄、命、以、帛、裹、義、央、首、懸、之、槍、竿、率、衆、而、去、
 入、無、緣、寺。寺、僧、不、內。良、雄、曰、嚮、去、吉、良、氏、忘、視、火、恐、
 致、火、災、貽、禍、隣、里。使、人、往、灌、竈、爐。遲、明、赴、泉、岳、寺。豫、
 作、連、名、狀、二、通、一、則、留、義、央、外、廳、一、則、齎、詣、大、目、付、
 請、罪。比、至、泉、岳、寺、讎、家、無、追、躡、者。良、雄、請、寺、僧、閉、門、
 祭、長、矩、墓、焚、香、羅、拜。乃、出、長、矩、所、嘗、賜、匕、首、擊、義、央、
 首、者、三、衆、皆、拜、泣。

其二

良、雄、使、寺、坂、信、行、赴、安、藝、以、復、仇、事、報、長、廣、寺、僧、引、

寺坂信行
 稱吉右衛門

汚

衆給粥。良雄在座默然無言。寺僧望而畏之。少年之徒劇談無所顧。適有人因門者贈酒。問之則舊僚高

ちんめい... 汚

富森助右衛門筆蹟

田郡兵衛也。衆怒曰：鈍夫不足汚吾刃。請踏殺之。良雄曰：殺彼何益。不受其贈可也。衆乃止。幕府命召良雄等訊狀。良雄應答如流。已而分拘良雄等於越中守細川綱利。隱岐守松平定直、甲斐守毛利綱

元監物水野忠之之第。良雄與兼亮等十六人赴細川氏。綱利夜見良雄曰：卿等舉事一何神也。今在我

家何待防護。然奉上之法不得不然。卿等勿以爲意。乃令家臣善待良雄。一日幕士某來見良雄曰：世人之勇盡客氣也。至子之勇毫無輕躁之氣。不可及已。

武士の夫並つらん
小島のうらわしき
きこひのうら

大石良雄筆蹟

常憲公
五代將軍德川綱吉

明年春常憲公語人曰：有國家者亦太苦心。赤穂諸士忠義激烈。近世罕儔。殺之固可惜。不殺則廢法。如

之何。遂以二月四日賜死。吏來細川氏第見良雄，勞問如平生。乃傳命於衆。良雄再拜曰：「臣等自分極刑，今也賜自盡，死且不朽。」吏曰：「幕府既罪吉良義固，無狀褫祿，錮之。良雄拜謝。將就死，顧旁人曰：「公命有聚徒結黨之語，而吾等皆委質寡君，同志報仇，恐不可謂之朋黨。」乃微笑而起。死時年四十五。

良雄忠義天性，粗涉書史，酷好論語，諷讀不倦。嘗遊京師，受業伊藤維楨。一日往聽其講書，時々微睡。及去，衆詈其惰。維楨曰：「小子勿妄謗，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其見推許如此。性頗好畫，時或揮灑自娛。又愛

伊藤維楨
號仁齋，京都儒者。

山鹿氏
山鹿素行。

阪井華，號虎山，安
藝人。嘉永三年歿。
年五十三。

菊池純，號三溪，紀
伊人。明治二十四
年歿。年七十三。

牡丹嘗與所親書評論花品。見者賞其風流。少時嘗從山鹿氏學兵法。及舉事，悉用其法，算無遺策。而進退以禮，恭敬辭遜，至死不變。有篤學君子之風。

一八 詠四十七士

阪井華

若使無茲事。臣節何由立。若常有此事。終將無王法。王法不可廢。臣節不可已。茫茫天地古今間。茲事獨許赤城士。

一九 鍛工助弘傳

菊池純

昆刀

昆吾國所作刀切玉如切泥。周穆王時所獻。

鍛工助弘稱越前守初名直助。凡其所鍛鍊亡論刀劍槍矛銳利堅剛不惟昆刀切玉人皆稱新刀正宗。蓋正宗者古名工以鍛刀著者也。初赤穗城主淺野氏臣有小野寺十內家甚貧困。一日與諸僚會于朋友宅。衆士各品評其佩刀真贗。藩老大野九郎兵衛亦在座焉。善甄別刀之所出。鄉貫曰相州。曰備前。百不錯一。舉座歎稱服其明眼。最後及十內佩刀。刀鈍而鞘剝。大野嘲哂極口罵其不武。十內銜之。不形辭色。時直助爲十內家奴。隔壁聞之。深恚其亡狀。切齒曰。老奴不遜敢辱主公。所不雪此怨者不復生。見人

即乞暇。陽言曰。願得歸省鄉里。十內聽之。乃結束而發。草行露宿。具嘗艱苦。遂達于浪華片町。詣鍛工近江宅。近江者攝州名工。世呼曰神刀鍛冶。直助彷徨其門外。家人怪問其所。自曰。僕有志願在焉。欲見主翁。面請之。家人白之。近江近江延而見之。直助請爲門子。辭氣激切。一若有素望者。乃憫而舍之。直助權爲其家僕。操作之暇。一意攻其業。手試運鎚法。丁々作響。寢則叩其枕函。食則打其杯碗。終夜不止聲。家人病之。毀言日。至於近江之耳。近江舍而弗問。如此者三年。業大進。直助一日從容謂近江曰。生在師門。

裘葛 謂一歲也。冬被裘，夏被葛，一年而一周也。

硯 硯

辱提命者，三裘葛于茲。頗覺有所得，願假師之一臂，得鍛寸鐵，則志願達矣。敢請，幸見聽乎否。近江首肯，直助大悅，乃齋戒七日，鍛鍊作一刀。近江執鎚助之，刀成而加硯，神光如水，雖古名刀不多讓也。近江嗟稱，舉繼其後，以女妻之，冒以己姓，號曰津田越前守助弘。助弘乃挈其所手鍛一刀，東下詣舊主小野寺氏寄贈，且泣曰：此下奴精神所凝結，願主公以此洗雪昔日污辱。庶足償多年志願耶。十內感喜，為動容，深謝其篤志，坐臥佩服，不離其側。無幾，有報仇之事。十內當夜帶此刀，斫仇家門，手斃數人。後十內與同

盟諸士，同賜自刃。刀遂為泉岳寺遺物，今歷百餘年，如發硯。

眇然 小貌

〔自非……安得〕

三溪氏曰：衆藝百工，所以名于世者，皆精神至誠所貫，加以鍛鍊之功也。鍛工助弘，眇然一匹夫耳。特出其至誠，欲雪主家之辱，精神所注，竟獲無比三尺，以為異日報讎之用。自非鐵心石腸人，安得鍛鍊此快刀乎哉。

二〇 烈士喜劍碑

林長孺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

林長孺號鶴梁江戶人。明治十一年歿。年七十三。

中、赤穂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々、言其有復讎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行、以滅人口。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爲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々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

嚼
切肉也。

既而喜劍于役江戸、適聞赤穂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託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戸、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戸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

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

中行
中道也。無過不及
之謂。

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啗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略記事蹟。以示後人。乃齎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爲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

秩
十年爲秩。

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二一 遠州薑說

林 長孺

世稱遠州產薑之美。余始聞意其不辛辣。及咬之。辛辣尤甚。殆將刃舌棘喉。以爲辛辣如是。奚足以稱美乎。既而思之。吁。吾過矣。夫辛辣薑之性也。辛辣尤甚。所以美也。薑而不辛辣。是猶武士之無武烈而柔媚。豈其本色也哉。

二二 白書火牛

十八史略

魏都
大梁。在河南省。

馬陵
在直隸省。

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以救韓。魏將龐涓嘗與孫臧同學兵法。涓爲魏將，自以所不能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至魏，竊載以歸。至是，臧爲齊軍師，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臧使齊軍入魏地者，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并行逐之。臧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

太子申
魏惠王太子。

臨淄
齊所都。屬山東省。
鋪
鐵屬。
絳繒
絳赤也。繒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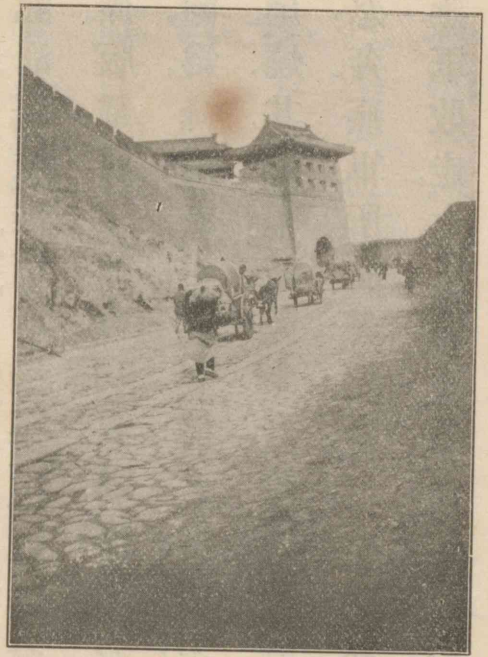
失。涓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大破魏師，虜太子申。燕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與諸侯合謀攻齊。燕軍入臨淄，齊城惟莒即墨不下。即墨人推田單爲將軍，身操版鋪，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振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爲齊。封單爲安平君。

二三 鷄鳴狗盜

十八史略

薛
山東省滕縣

齊靖郭君田嬰者、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王聞



函谷關

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

狐白裘
以狐腋下白毛作之

函谷關
在河南省靈寶縣南

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

二四 毛遂穎脫

十八史略

公子勝
武靈王子、名勝、封平原
邯鄲
趙都、在直隸省

趙相平原君公子勝、食客常數千人。秦攻趙、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々，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曰：王

白起 秦將。
鄢郢 鄢楚地名，鄢楚都。
夷陵 楚國歷代陵墓之地。

碌々 碌碌。
凡庸貌。
九鼎大呂 九鼎，夏禹王所鑄。
大呂，周廟大鐘，皆寶器也。

洛陽 周都，在河南省。

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々，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為上客。楚將春申君救趙，會魏信陵君，亦來救趙。大破秦軍，邯鄲下。

二五 合從連衡

十八 史略

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為大

六國
楚、燕、齊、韓、趙、魏

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於是六國從合。

嫂
兄之妻也。

昆
兄也。

季子
秦字。

負郭

謂距城郭甚近也。

頃
百畝爲頃。

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至是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馬輜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

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魏人有張儀者，與蘇秦同師。嘗遊楚，爲楚相，所辱妻。愠有語。儀曰：視吾舌，尚在否？蘇秦約從時，激儀，使入秦。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趙而從，解儀專爲橫，連六國以事秦。

二六 巨 盃

依田朝宗

其一

井伊直孝爲德川氏勳臣，好飲，一斗不亂。諸將迎宴，必作巨觴進之，直孝大喜。內藤忠興請直孝其第，亦

內藤忠興
奥州岩城城主。

以一巨觴容一斗者進之。直孝喜曰：請主人先飲。直孝雖一百觴可也。忠興辭曰：某無涓滴之量，敢辭。直孝笑曰：主人不能請，陪客代之。陪客不能請，僕從代之。忠興乃退，謀之陪客。陪客皆曰：一飲尙或可矣。若再之不能也。井伊公善飲，豈一再而止耶。無代飲者，乃謀之臣僕。無應命者。忠興不得已，出謝。直孝曰：即廝養卒亦可矣。忠興復退，問之老臣。老臣急馳入，盡召邸中士議之。有一人曰：臣能飲之。老臣驚見其人，即新任者馬場三郎兵也。老臣喜問：果飲一斗否。曰：能。更飲二斗否。曰：能。四斗五斗何如。三郎起曰：臣能

飲一斛。不論斗升也。老臣告之。忠興入言之。直孝喜曰：速來。三郎進拜闕外。直孝呼曰：勿且見汝面。三郎曰：唯。仰見直孝。直孝諦視之，面黑身長，寡髮多髯，額有三創，狀貌奇偉。乃使其先飲。三郎辭。直孝曰：勿多言。蓋一大嚼。三郎乃舉巨觴，一飲而盡，不餘涓滴。直孝稱快，命左右再取酒來酌之。三郎又一飲而盡。如是者三。毫無醉容。直孝拍髀大呼曰：快男子，可與言也。乃取飲之。忠興命近臣進下物。直孝曰：三郎爲余說一快事，代下物。三郎謝曰：臣僻陬老卒，不知世事。焉敢言。直孝曰：贅言不欲聞矣。且言汝額上三創。三

郎頓首固辭。直孝不肯，強之再三。乃曰：「臣幼與他兒戲，誤倒地，觸石得之。言未畢，直孝奮然，瞋目按劍曰：『妄矣。吾往來戎馬間久矣。打傷刀傷，一睹知之。苟欺我，且齒此劍。』舉座盡驚，面無人色。」

其二

三郎神色自若。良久徐曰：「臣欲無言，言自辱。不言辱君，寧言之。」臣本甲斐武田氏將，馬場信房庶腹子也。父死，長篠役，無幾武田氏亡。臣尚幼，與父客數人，逃走信濃。年稍長，欲奮力戰陣。會大阪募士，首起應之。屬木村重成部下。元和乙卯五月七日，重成率兵決

馬場信房

信玄老將

長篠役

天正三年

元和乙卯

元和元年

戰，麾衆曰：「勝敗在此一舉。」臣乃揮槍而進。東軍萬餘人，蜂擁至，擊破其前軍。既而敵反戰，主客紛拏，飛塵掩天。臣見一將被朱甲，着朱袍，騎赤馬，督戰者，謂是好敵手。拍馬舞槍，直刺其胸。甲堅不入。敵將右手執麾，左手執槍杆引之。臣乃捨槍相搏，墜馬。敵躍騎臣背，褫臣胄。臣縮頸而俯。敵倒刀連斫者三。並中臣額，殆死。我兵來救，敵將一手支之。臣得隙而逸。敵將大呼，孰能捕者。敵騎追至。臣奮力死戰，僅得免。今而思之，冷汗浹背矣。座客聞之，愕然無出聲者。直孝莞爾曰：「快哉言也。有此好下物，安得不飲。」因連引三觴。顧

命其侍臣之邸取一筐來。且曰：三郎，汝所着胄製何如？曰：十八條筋頭形胄，係臣父遺物。直孝乃開筐，取一胄示之。三郎驚曰：是臣胄也，何為在此？直孝大笑曰：汝識朱甲將乎？即吾也。因謂忠興曰：公得良臣矣。方三郎逸，予使五人追之。三郎反擊，斬三人，傷二人。勇不可當。公蓋以三郎賜我，給以三千石。忠興曰：僕薄祿乏士，幸得三郎，不忍舍也。直孝乃止。召三郎，勞之曰：善事汝主，予好飲，未有若今日之快也。忠興遂祿以一千石，為軍監。子孫世其職。

二七 記一國寺障子

土屋 弘

千利休
泉州堺人。以茶道
聞。從秀吉受寵。
後有故賜死。

衲
僧衣，轉謂僧。

蒼黃
猶倉皇也。急遽貌。

堺浦一國寺，千利休曾寓處。樹竹瀟灑，庭園可人。室內二障子，一畫群鶴，一則老檜。筆法超絕，異彩煥發。相傳昔有客來，自言善畫，留寓三年，無一所畫。住持戲曰：子常誇其技，而閣筆三年，是何畫師也？天下山水可遊者甚多，何獨此土衲亦有事？將赴京師，蓋託以逐之也。客笑曰：久蒙高庇，當一揮報恩。因循又數日。一夜雛僧遽來告曰：客狂矣，竊往視之，身倚障子，左右廻轉，或臥或起，或張臂或展脚，如有所擬者。住持顧雛僧曰：且去就寢。味爽客蚤起，蒼黃入一室，盡

日揮灑。其夜往視焉。客獨語曰。明日應奈何。寫去。殘更孤坐。經營慘澹。如是者十餘日。寫鶴二十五。立者臥者。俯且啄者。仰且望者。廻顧者。翰飛者。筆々入神。備極變態。住持嗟賞不措。遂語及竊視事。自此不復筆。鶴取他障子。寫老檜一章。告別東遊。途過函嶺。見一檜樹。如有所悟。急還。就前日所畫。添補一枝。熟視曰。可矣。遂去。或曰。客是古法眼元信。不審然否。

元信
正信子、世稱爲狩
野畫派宗

二八 和氏之璧

韓非子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

厲王楚人、世之玉

相
入體在スル

厲王・武王・文王
並楚君名

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詐。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詐。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貞士志の堅キモノ

璞其璞
其の玉ヲミカク

二九 肉袒負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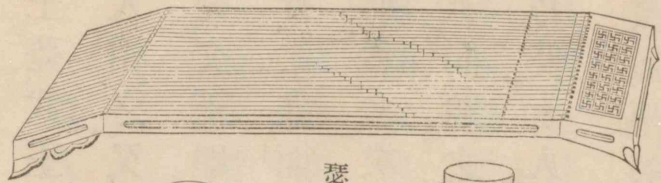
十八史略

易
之
後
ス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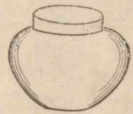
紹
キテ

賢
トシ

澠池
河南省澠池縣



瑟



缶



璧

趙惠文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襄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藺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請完璧而歸。秦不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給取璧。怒髮指冠。却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歸。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秦王又約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爲秦聲。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

匿
ル

其勢不俱生
其勢俱不生
君父之仇
不俱戴天

之內。臣得以頸血。澠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居我上。吾羞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

負荆詣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三〇 先從隗始

十八史略

齊伐燕，取之。燕人立太子平爲君。是爲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年、辭、厚、幣、言、甚、也、曰、ウ、シ、ン、ト、カ、フ、ラ、ス、賜、物、ヲ、多、ク、孤、諸、侯、居、喪、自、稱、曰、

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

樂毅自魏往，以爲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爲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爲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齊城。」

騎劫
燕將姓名

三一 綈袍戀々

十八史略

須賈
魏大夫

牛酒

客卿

用事 官に
政治を司る

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篋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薦于昭襄王、以為客卿。教以遠交近攻之策。時穰侯魏冉用事、雎說王廢之、而代為丞相、號應侯。魏使須賈聘秦、雎敝衣間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遂為賈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

莖
斫莖也。

三晉
韓・魏・趙

杜郵
在咸陽城西、郵境上行舍也。

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曰、爾所以得死者、以綈袍戀々、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出走而死。雎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王既用雎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攻周、赧王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周亡。秦將武安君白起、與范雎有隙、廢為士伍。賜劍死于杜郵。王臨朝而歎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

略賓王，初唐詩人。

三三 易水送別 駱賓王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三四 送正木生遊學東京序 土屋弘

正木政將遊學東京。余送之海濱。指且告曰。觀乎彼航海者。雲濤杳茫。不知其涯。而竟得達岸者。賴羅針一定不變。其方嚮也。余觀世之青衿遊學都下者。往往始而治歐學。不成也。去而治漢學。又不成也。去而治雜技。汎瀾望洋。卒無一所獲。猶行舟者。不用羅針。

青衿 謂學生。

羊腸 仲昭

規頌 不敢不服膺 不敢服膺

草場驛。號佩川。肥前。鍋島侯傳。慶應三年歿。年八十。一。羊腸。徑之小而曲者。

屢變方嚮而西漂東泊。時有風波覆沒之禍。尚何可望其達岸哉。政也。志大而才優。性剛而行直。教學有年。等儕中未見其比。乃考之平生。推之他日。不致變其方嚮也的矣。然東京大都。遊學之士常萬數。則慮一齊不勝衆楚。而其或爲世波所漂盪也。政拜曰。前言頌也。非所敢當。後言規也。敢不早夜服膺。遂書以爲贈。

三五 山行示同志 草場 鞞

路入羊腸滑石苔。風從鞋底掃雲迴。

登山恰似書生業

一步步高光景開

松崎復，號樸堂，肥後人。弘化元年歿。年七十四。

三六 蝸 說

松崎 復

松子倦誦臥竹床。久雨乍晴，林庭瀟灑，地潤而苔滑。有蝸上牆而行。行而兩角觸，觸而警，警而縮，縮而首尾俱藏入殼中。松子喟然嘆曰：蝸哉蝸哉！夫得潤而行，何似夫遇時而行者耶？觸警而縮，何似夫言而當忌諱，自反而引咎者耶？縮而藏，何似夫不用而自善者耶？古之人以汝名廬，抑亦以此歟。蝸哉蝸哉！何甚似君子乎？又嘆曰：得潤而行，何似夫得幸而進者耶。

以汝名廬。魏魚先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

往柔也。

以汝爲醢。周禮醢人職，掌供醢醢。醢即蝸也。

觸警而縮，何似夫外剛而內往者耶？縮而藏，何似夫緘口畏罪而固其祿位者耶？古之人以汝爲醢，抑亦以此歟。蝸哉蝸哉！何甚似小人乎？夫君子以似汝而爲君子，小人以似汝而爲小人。故吾甚好汝，而又甚惡汝焉。好汝則但恐其不爲汝，惡汝則但恐其爲汝也。是以欲居汝廬而爲君子，又欲食汝醢而不爲小人矣。是故先作汝說。

三七 慎思錄鈔 其二

勤儉忌奢

勤儉二者、治國保家之道也。怠奢二者、亡國破家之道也。蓋勤業者、不怠惰以失時。儉用者、不奢侈以傷財。凡振古以來、家國之興也、無不由于勤儉者。其亡也、無不由于怠奢也者。

多言害事

多言尤害事。敗德且不可乘。快妄毀譽於人。譽人過實者、固可爲不知。況毀人不中其實者乎。毀人雖中、非忠厚之道。且爲招殃之基。況不中其實乎。

盤根錯節

君子當平居無事時、大率與衆人無異。遇艱難多事、

誠
駘
ニ
出
ス

甘
細
芸
ヲ
タ
ク
ワ
エ
ツ
ム

盤根錯節云々

後漢書虞翻傳云、

不過盤根錯節何

以別利器乎。

而後見其才器之所蘊蓄、優且長也。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也。

至誠動人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至誠固是聖人之事、非庸人之所能也。而雖常人積誠日久、則亦能動人、自然之理也。凡善必積而後成。今人小爲善、而不得其效、則善爲無益、而舍之不修、薄之甚也。

下學上達

學貴以漸日進。天下之極遠、固有人跡所不及者。然

日々力征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學之源流遠矣。苟下學之功，日進不息，久則可以上達也。

下學云々
論語憲問篇云、子
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
我者、其天乎。

三八 秦始皇帝

十八 史略

其一 泰山不讓土壤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十三歲立爲王。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

李斯
楚上蔡人。
商鞅
戰國衛人。相秦孝
公。

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



秦代地圖

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不讓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

荀卿
戰國趙人。以儒學著。

黔首
秦謂民曰黔首。

秦王既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制曰死，而以行爲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其二 焚書坑儒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偶對也。

棄市 殺而棄其屍於市也。

廉察也。

汪遵 唐人。

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三九 長城

汪遵

秦築長城比鐵牢。

蕃戎不敢逼臨洮。

焉知萬里連雲勢。不及堯階三尺高。

四〇 陳勝起兵

十八史略

陽城 山西省陽城縣。

至是云々 秦始皇帝崩、二世即位、天下將亂。至是陳勝起兵也。

扶蘇・項燕 扶蘇秦太子。項燕楚將。

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蘄。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號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大

才三期終
才三期初

沛 江蘇省沛縣。
隆準 高鼻也。
準 準。

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爲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勝。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爲趙王。

四一 漢高祖創業

十八史略

漢太祖高皇帝、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及壯、爲泗上亭長。嘗繇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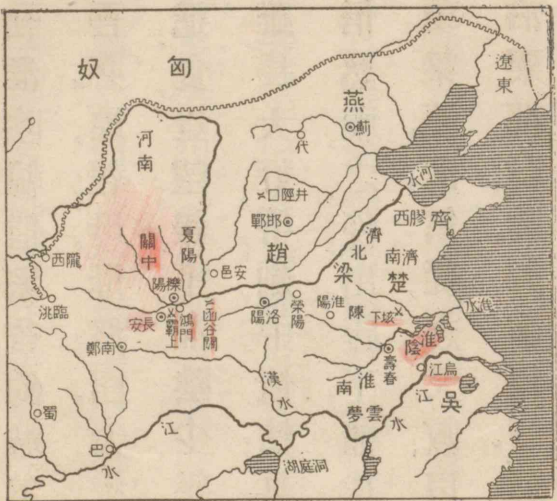
驪山
在陝西

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劉季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是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陳勝起，劉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為沛公。

項梁
楚將項燕子，項羽叔父。

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猾賊。獨沛

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



前漢時代地圖

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既定秦，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

四二 淮陰侯韓信

十八史略

其一 俛出胯下

淮陰
江蘇省淮陰縣。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信曰、
 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
 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
 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
 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
 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爲
 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謳
 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

南鄭
陝西省南鄭縣。

漢中
即南鄭。

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
 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
 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久居此乎。何曰、計
 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
 爲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
 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
 諸將皆喜、人々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

巴蜀
四川省地方。

糧食。

其一一 背水陣

三年、韓信張耳以兵擊趙。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

三年
高祖三年。
井陘
山名。在直隸省井陘縣東北。

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

其一二 狡兔死走狗烹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坑孺子，

雲夢
二澤名、在湖北省

兔免

代
在山西省

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擒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侯。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益辦。上笑曰。多益辦。何以爲我擒。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

舍人弟

信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故舍人弟皆信欲反。

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

四三 格言二則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易經)
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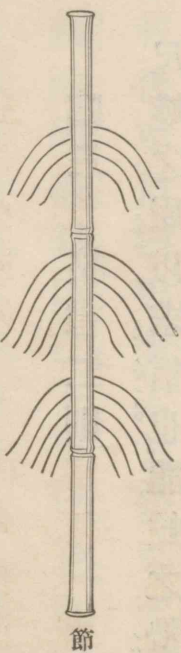
四四 蘇武持節

十八史略

單于
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

北海
西伯利亞貝加爾湖。
牝羊曰羝。

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



羝乳乃得歸。蘇武掘野鼠奔草實而食之，臥起

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

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為典屬國。時昭帝始元六年也。

四五 蘇武

李 白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

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

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

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

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河梁別

前漢李陵先戰敗，降在匈奴。及漢與匈奴和親，蘇武得還，陵送至河梁，惜別云。

佐藤坦、號一齋、江戶人。仕爲幕府儒官。安政六年歿。年八十八。
九月十八日
文政元年。

四六 日光山行記

佐藤 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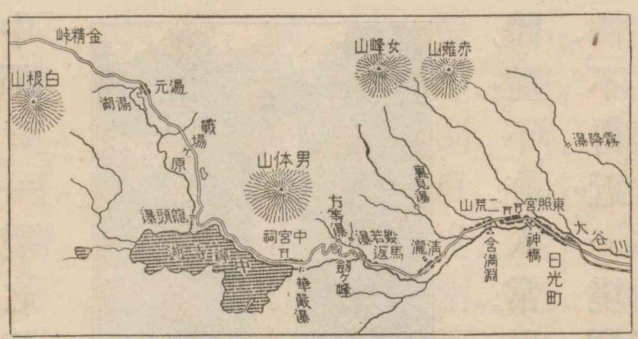
九月十八日、雨間止。欲觀中禪湖、約伴若干人、既定。不敢爲雨廢。沿大谷川、可半里、抵大日堂。土人嘖々稱其園池。及過觀、則盆景不足賞。余笑曰：巖棲人、狎視名山、不知其美。反以人工小園爲佳耶。匆匆去。行半里、得清瀧祠。祠背巖懸小泉。又一里、面前崔嵬曰馬回山。險如名。過棧道者五。度略約者三。山愈深、景愈奇。見兩巖對峙屹然者。過則得一硯、曰劍峰。架棧下臨不測。棧北有二瀑。各出巖頂、斜相對。在左而遠者、曰方等瀑。在右而近者、曰般若瀑。山皆霜葉、如行

崔嵬
土山之戴石者、
略約
獨木橋也。

巋然
高大貌。
如寶
又作「女峯」。

隱々
音盛貌。

窈然
深遠貌。



日光山附近地圖

彩雲中。而男體戴雪、巋然高更一層。如寶白根、又峙其側。兩方霽、殘雲來往於紅樹間。殆如與我相後先者。過橋右、躋石路、遙聞隱々有響。知是華嚴瀑。不遠。左入側徑、愈近愈轟。既至、薜崖峭絕、處乃見一巨瀑。直下五十餘丈、勢躍玉龍、響奔鐵騎、使人目眩氣奪。俯瞰之、窈然雲深、底竟不可得見。遂攀援

樹根至瀑口、則流不甚急。掬飲極清。別自一幽境也。

廬山

在江西省。山北峯曰香爐峯。

四七 望廬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四八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杜牧，字牧之，號樊川。晚唐詩人。人呼曰小杜，以別杜甫。

齊藤正謙，號拙堂。伊勢津藩士。慶應元年歿。年六十九。

四九 山房觀楓記

齊藤正謙

杜樊川山行詩，膾炙人口久矣。予亦自少誦之，頗知其佳。今山房之游，親涉實境，始得知其妙。既還，衆客交來詢勝狀。予輒舉樊川詩以答曰：山房在菰野水澤村。出北門行五里，至龜山。又四里，其間涉阜。阜盡而林，林盡而原，原盡而麓。山房在焉。樹枝鉤衣，石稜嚙足，小徑岐出，使人迷。是非所謂遠上寒山石徑斜者耶。龜山以北，地甚幽僻，稀遇行人。抵山房，雲樹埋山，不復見人煙。但遙聞犬鷄聲耳。是非所謂白雲生處有人家者耶。夫荒涼險惡如此，使人毛髮盡豎，竦然思歸。然而至有楓處，千樹飽霜，景不可狀。停筇植立，目忘勞，足忘疲，躊躇移晷而不能去。是非所謂

菰野

在伊勢國三重郡。

涼涼

日景也。

停車坐愛楓林晚者耶。其色深紅如燃艷而不天假。使僊桃梅棠同時而出必將羞形穢焉。是非所謂霜葉紅於二月花者耶。蓋楓葉之色深山為佳。彼上寒山涉石徑入白雲無人之境宜其得勝花之楓也。今予亦踏其地細嚼其詩語々深切莫不符合我意所欲出彼既言之矣。若夫山房之為地碧峰錯立清溪競流楓葉爛然粧點其間上下映發着人於錦屏繡障中則樊川詩之所未道。今又以許用晦紅葉青山水急流句補之庶幾得其全矣。公等欲知山房之勝則誦此詩句可也。客皆唯々而退乃書其所答以為

許用晦
名渾。晚唐詩人。
紅葉青山句
謝亭送別詩曰。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記。

五〇 光武中興

十八史略

其一 昆陽之戰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也。秀兄演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々欲復社稷。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及南陽騷動。分遣親客發諸縣兵。續自發春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自安。部署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

復社稷
王莽篡漢室國號新。故云。
春陵
在湖北省
絳衣大冠
大冠武官冠也

更始
劉玄
昆陽・定陵・鄧
並在河南省

尋邑 (一ノ名)
王莽 (王莽)

多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續，
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續爲大司徒，
秀爲將軍。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王莽遣王邑王
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犀
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
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
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
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
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

中堅
大將
尋邑
王莽

股戰
澧川
在河南省
關中
謂函谷關以西



昆陽戰地圖

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
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
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
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
下如注。虎豹皆股戰，溺死
澧川者萬數。關中聞之，震
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
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
旬月徧天下。
續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續，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

枕席

木製の座敷

封拜

效其尺寸
功ヲ立テ

惟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慚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未幾以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其二 同符高祖

建武九年。隗囂死。囂自更始初年起兵。至建武初。據

成都
蜀郡

陞漢衛

子陽

公孫述字

岸幘

露額曰岸。幘覆

髮。閑居不冠時服

也。
二帝
公孫述。隗囂。

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盛陳陞衛以延援。援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廡下。岸幘迎笑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

他卿、子陽、
トナリ、
遊、
〇〇

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五一 馬援戒兄子

十八史略

馬援嘗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安能死兒女手。交趾反，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武陵蠻反，援又請行。光武帝愍其老，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乃遣之。援在交趾，嘗遺書戒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可言。

交趾

漢時郡名。今安南。

武陵

湖南省常德縣。

矍鑠

老壯貌。

敦厚周慎
五區三三人情
厚之謂之厚
行オトトク
謹救
漢之深クマシム

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五二 示姪某

星野 恒

重野博士嘗言，故參議大久保公，少時語人曰：生得祇役江戶，歸路過京師，觀兩都文物繁盛之狀，吾願

重野博士

重野安綱

大久保公

大久保利通

足矣。公生於西陲，身微祿薄，進退不得自由。仰視其君大夫，不啻如九層塔。故其發於言如此。然他日遭遇盛際，龍驤虎躍，贊成中興，偉業觀風，歐米折衝，清國參畫大政，十有餘年，爲明治元勳。何其與始願懸絕之甚也。源右大將在謫所，願主伊豆一國。漢光武微時，冀爲執金吾。其後一爲六十六國總追捕使，一爲漢家中興之主。蓋今古英傑，材非尋常，量侔海嶽。故其每轉身，輒加長大。居如不能容，進如或導之，火燃泉達，不至極處不止。如公不其然乎。然則始願之不高，益見其可貴矣。今之人士，則不然。無自知之明，

執金吾
官名。吾，禦也。掌
執金革，以禦非常。

嚶々然
志大言大也。

志望則極高，嚶々然莫不以古人自期。及時馳歲去，終成枯落，乃疑於有志者事竟成之爲虛語。殊不知志者須勤始成，非有通敏之才，剛健之德，以副之，必不能達焉。彼才疏氣弱，無所勤苦，此其所以志在青雲，而終身糟糠不厭也。今子妙齡，方值有爲之秋，故告以此，其必有善處之。

五三 高山正之傳

賴 襄

其一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

獄胥
司獄之吏
雋
與後通

異喜讀書略通大義。爲人白晳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不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戶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我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驢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可行，患之。」

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可踢凹處而過。其人蹶起，並呼曰：『誰踢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

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眞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擲笑曰：

刀欄
刀柄也。

止焉。正之暗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遍乃寢。

其二

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々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

殷々
憂貌

草莽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

一權人
謂田沼意次

公上
幕府

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

禁門を拜し奉らむ
とて先づ仙洞御所
の御門前を経る時
に地上に稽首し奉
る。

正之遊
道極廣
公侯時

一侯
謂松平定信

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

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爲世所重。而直己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遊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深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慚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

石
正史
外史

斬我者。獨正之。彼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先人
亡父也。謂賴春水。

元弘帝
後醍醐帝。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談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之。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爲不軌之民。冤矣。予故略敘所聞如此。

敘敘

鹽谷世弘、號石陰、
江戸人、爲幕府儒
官、慶應三年歿、年

五十九。

室鳩巢

名直清、幕府儒官、
享保十九年歿、年
七十七。

延元帝

後醍醐帝。

五十四 彦九郎讀駿臺雜話 鹽谷世弘
高山彦九郎嘗至一士人家見案上有室鳩巢駿
臺雜話披而讀之至并論楠公與諸葛亮謂孔明待
三顧而出其進重故受任專楠公則不然所以委任
不重而自速戰死也怒髮逆衝直擲書於前庭主人
驚問故正之曰腐儒不解事矣亮之於劉備素非有
君臣之分也則其重也宜我延元帝則萬代一統之
主不幸有出狩之變此天下之人苟食斯土者將疾
奔勤王之不暇况楠氏邑在封圻之內其待王命而
出吾尚以爲晚若之何其可與諸葛亮同出處哉聞

者服其至論。

五五 慎思錄鈔其三

施不求報

施人而不報則隨而恨之是庸人之情夫施人而欲
得其報是市井交易之道固爲可賤君子之惠人也
爲行道也豈有心于求報乎然是常人之所難免可
不戒哉。

自修之道

衆人居富多忘貧須節儉而勿奢侈居貴多忘故舊。

當存卹而不疎。歲長多忘。父母宜終身思慕。病愈多忘。慎。須安樂常思病苦時。凡自修者。當以不忘始為誠。

慎始無悔

慎始則無悔于終。苟欲無悔乎終。須要慎始。慎始之道。在乎克念而已。蓋克念則無輕率急遽之過。凡事之過誤。因不克念而輕率早決也。

自省之要

今人於飲食玩器。凡嗜好之物。日為工夫。極精巧。然於日用彝倫之道。一切不用心。都粗謬而不理會。人

之不好善也如此。所以可自省也。

博聞廣覽

博聞廣覽。有見識。且久經歷世變者。可以是非於古今。庶乎寡過。苟見聞寡陋。涉世亦淺。而無見識者。未可以識天下古今之善惡也。

五六 蜀帝劉備

十八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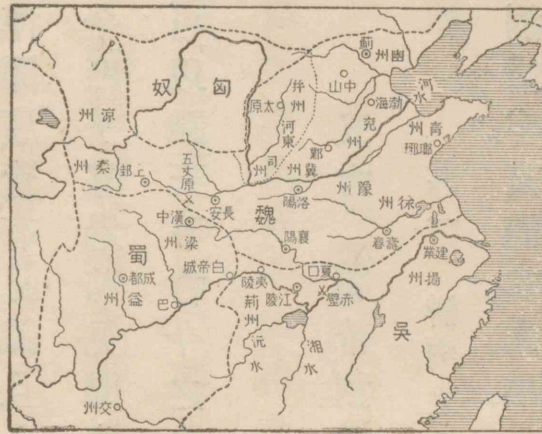
其一 髀肉之歎

劉備字玄德。其先出於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河東關羽。涿郡張飛。與

河東
黃河左岸。屬山西
省。
涿郡
屬直隸省。

曹操
魏武帝。

筋
箭也。



三國分爭地圖

備相善。備起，二人從之。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密詔，與劉備誅曹操。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筋。值雷震，詭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備既被遣，邀袁術，因之徐州，起兵討操。操擊之。備先奔冀州，領兵至汝南。自汝南奔，荆州歸劉表。嘗於表座起至廁，還慨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常時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其二 水魚之交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荆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

瑯琊

山東省諸城縣。

襄陽

屬湖北省。

隆中

山名。在湖北省襄陽縣西。

管仲

春秋齊桓公賢相。

益州

屬四川省。

秦川
陝西・甘肅兩省之地。

下有變，荆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赤壁
在湖北省嘉魚縣

五七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東北江濱

江陵

湖北省江陵縣

夏口

在湖北省武昌縣

孫將軍

孫權

吳

江蘇・浙江・兩湖地方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荆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

蒙衝

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者也。

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斬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着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煙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

仲謀
孫權字。
景昇
表字。

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五八 陶侃移甓

十八史略

義陽
屬河南省

江夏
屬湖北省

廣州
廣東·廣西二省之地

陶侃少孤貧，孝廉范逵過之。侃母湛氏，截髮賣爲酒食，逵薦侃，遂知名。初爲荊州都督劉弘所用，討義陽，叛蠻張昌，又討破江東叛將陳敏，又擊破湘州劇賊杜弼。自江夏太守爲荊州刺史，王敦疾之，左遷廣州刺史。侃在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東晉明帝時，都督

樗蒲
賭博也。

南陵
在安徽省
白帝
在四川省

荆湘等州，諸軍事。侃性聰敏，恭勤。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取諸參佐，酒器蒲博具，悉投於江。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嘗造船，籍竹頭木屑而掌之。後正會，雪霽，地濕，以木屑布地。及後有征蜀之師，得侃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緻密，類此。及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謂侃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折翼之夢，輒自制。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人不能欺。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

穀堂

名燕，精里長子，仕鍋島侯，天保七年歿，年五十九。

山靜之句

唐于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五九 靜古館記

林 長孺

佐賀穀堂古賀先生，新築館於其鄉金毘羅山，名之曰靜古。蓋取山靜似太古之句也。頃使其鄉人永山德夫命長孺爲之記，而長孺未嘗履其地，奚能得而記之哉。雖然，先生既名之以靜古，則其山之勝景，可想而得焉也。因問德夫曰：山有花乎？曰：有焉。有竹乎？曰：有焉。有溪乎？曰：有焉。苟有花，則二三月之候，風香兩紅乎？曰：然。苟有竹，則流翠欲滴，清涼可掬，所謂六月秋者乎？曰：然。苟有溪，則水落石出，苔碧沙明，扁舟繫灣，小橋截綠，雪於奇，而月於勝乎？曰：然。人之住此

六月秋

劉克莊詩云，簾外蒼榕六月秋。

雪於奇——奇於雪
月於勝——勝於月

無不往而古
無物不古
無物不讀

山者幾多。曰：無幾也。徑此山而往來者幾多。曰：無幾也。然則鳥啼雲繞，泉響磬答，而伐木丁々，聞乎數里之外者有焉乎？曰：然。余乃嘆曰：宜哉！先生之以靜古名此館也。天下苟有花紅竹涼溪清之地，則子女遊賞，趾相錯也。此山獨寂寞如此，可謂靜矣。而先生在，此讀古書，臨古帖，慕古人，行古道，無不往而古焉。則可謂古矣。夫靜而古，靜古之名，良不誣也。因書德夫所以語余者爲記，質之先生。

六〇 鶯 說

土屋 弘

鶯聲之妙，在巧轉喉。而其始術以導之也。善調鶯者，吹笙管類誘之。鶯側身聽之，累日不敢鳴，如沈思者。已有得，乃放喉而嘯。嚙啞宛轉，巧妙悅人。爾後捕野鶯，置其側，亦善學其音。云：伊賀國名張，多養鶯，鬻於他邦，每年得利頗鉅。有一隻價至三百五十金者。今茲戊戌四月，友人福永得卿觀梅於月瀨，遂訪其友竹中謹一郎於名張。謹一好事士也。嘗畜二鶯，價各七十金。會村中女子來，奏絃三日，鶯聽化之，失其故音。殆類邯鄲學步者。因欲鬻之。鶯商不顧曰：此不直數錢。夫聲音之移物，禽鳥且然。古者教胄子，特選典

鉅

與巨同，大也。

戊戌

明治三十一年。

邯鄲學步

邯鄲趙都。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云。

胄子

胄長也。自天子至鄉大夫之嫡子也。

樂，良有以矣。

六一 唐太宗治

十八史略

其一 以至誠治天下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

桀紂
 夏桀王、殷紂王。並
 暴虐之君。
 稷·契·皋陶
 堯舜賢臣。
 龍逢
 關龍逢、夏桀王臣、
 諫桀而死。
 比干
 殷王子、諫紂王而
 死。

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
 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其一一 創業守成孰難

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以驕侈為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詔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東征
謂伐高麗

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歿，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東征之役，不能成功。上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

六二 君臣遭遇

十八史略

上
宋太祖

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裯，地坐，爇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

久
深更也。

太原
在山西省，劉崇據之號北漢。

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耶。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

普沈毅果斷，以天下爲己任。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

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卒可之。後上疑普罷相。上崩。及太宗立。復入爲相。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書。則論語也。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六三 楠氏論

賴 襄

山崎
在山城國乙訓郡

居然
謂安然也。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址。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耶。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殫其渠魁。帝之還幸。醜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

結城・名和
結城宗廣・名和長
年。

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褊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爲，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

三朝
後醍醐・後村上・後龜山
漸
盡也。

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尙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六四 格言二則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左傳)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司馬遷)

六五 吉田松陰

岡 千仞

其一

吉田松陰，長州藩士。英邁不群，少講韜略。藩主聽其講，孫吳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遊學江戶，用心時事。米艦入浦賀，草私言急務。時勢條議，接夷私議。三篇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無以張國威。是時佐久

岡千仞，號鹿門，仙臺藩士。大正三年歿，年八十二。

韜略

六韜三略

孫吳

孫子吳子

七書

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三略六韜太宗問對皆兵書也

六經

易經書經詩經春秋周禮儀禮

阿部勢州

伊勢守正弘時爲幕府老中

九里濱

在相模國三浦郡浦賀西南半里

俄

露西亞

〔幾何不乎〕

象山詩

之子有靈骨
久厭鑿窟群
奮衣萬里道
心事未語人
雖則未語人
付度或有因
送行出郭門
孤鶴橫秋晏
環海何茫茫
五洲自爲隣

間象山修洋學，講砲術，以慷慨論時事爲一時所宗。上書阿部勢州，論開航海學爲急務，不報。憤曰：九里濱之事，何異城下之盟。松陰往見，痛論時事，頗會其心。會俄艦入長崎，奮曰：知彼知己，兵家第一義。我邦禁外交，離陸咫尺，茫不辨東西。幾何不長彼侮慢乎。余將私請俄人乘艦偵海外各國。象山亦深以用間爲急，大嘉其志，贈詩勗之。比至長崎，俄艦已去。途經熊本，訪宮部鼎藏，與論時勢，慨然共東。會米艦入內海，以用兵要我。幕吏恐怖，築館橫濱，見彼理。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刺乎。鼎藏掉頭曰：無益。於是竟

周流究形勢
一見超百聞
智者貴投機
歸來須及辰
不立非常功
身後誰能實

以為私見米人懇請附乘可以達素志夜會同友語
志衆拊髀贊之鼎藏沈吟久之曰徒危身耳松陰奮

三分出處兮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實地安在哉
心師貫高兮而無素立名志仰魯連兮遂之釋難才
讀書無功兮權學三十年賦賦夫計兮極氣廿一四
人識狂頑兮辨黨衆不容身許家國兮死生吾久齊
三誠不動兮自古未之有人宜立志兮重明敢追陪
已未五月有關於此也時恭親源重復歸難期余
因以永訣告諸友謀使浦無窮者僕自棄之願
無窮知君者宜時寫君貌而已哉況君之自贊於諸
友其深藏之君仰視市以福乃有生色也
二十一回強士藤原撰共書



松陰像及筆蹟

曰成否天也豈可坐失機會乎揮袂而起金子貞吉
微者也從松陰受學慷慨請從乃赴下田夜棹小舟

〔何啻…乎〕

鸞雞
鸞中所生小蟲
鵬
大鳥
鯤
大魚
羨羨羨羨

近米艦艦卒堅拒不得乘艦翌日途見米人投書陳
情曰僕輩不幸生東洋一小島周遊國內不能出十
數緯度比之諸君周遊五洲何啻鸞雞於鵬鯤乎夫
跛者羨步者步者羨騎者人情之自然僕輩局促一
隅自諸君大艦大砲豪遊五洲者而觀之跛者耳步
者耳其所以欽羨果爲何如願諸君收僕等二人爲
役卒令得一遊海外

其二

是夜駕漁船近艦艦無梯索解帶縛棹竿攀艦米人
知其有所請指示本艦乃棹達本艦攀梯索艦人怪

訝、手執棍、揮擡一人執手、扳上、示畫間所投書、曰、督將嘉二君志、唯兩國禁私交、君等盍請官遊海外、貞吉加手、其頸曰、僕等已犯國法、還則斬戮、米人曰、暮夜無知者、松陰請見解漢文者、筆陳情事、不許驅迫、下艦、風暴波高、漁舟已爲激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在、米人下小舸、送達岸上、松陰仰天、大息曰、天也將引決、恐累君父、貞吉曰、盍首實、曰、不可、累象山先生、彷徨至曉、米人報狀、官吏會舟人上、二人所遺佩刀、行李、發卒索捕二人、囚一村家、有三米人、過其前、愍然近視、松陰出筆書示曰、英雄之謀事成、則坐廊

樊
亦籠也。

貫高
漢人、趙王張耳相也。

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紲、宛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叟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果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身材、坐臥樊籠之中、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嗟乎、可如何、彼理曰、此豪傑之士也、發使告官吏曰、此人容貌魁梧、志氣不凡、余爲貴國、惜此壯士、莫以犯禁之故、罪之、吏檢漁舟所載行李、得象山送別詩、象山固以慷慨論事、爲俗吏所指目、乃并逮象山、下獄詰狀、松陰勵聲曰、吾豈受人旨、而謀大事者乎、且此事成、則上供國用、下報藩恩、敗則延首伏戮、貫高所謂成則歸王、敗則獨身坐者、固不

斬
同辱。

瘐死
獄死也。

吉田矩方、號松陰、
別號二十一回猛
士、長州藩士。安政
六年刑死、年三十。

受人指導也。吏爲之改容。九月檻致二人。其藩與僅半間、交膝起臥。貞吉不勝、斬辱、憤恚罵詈、且泣曰、余與先生謀此事、飽肉鯨鱈、暴骨原野、固所不辭。唯受辱至此、何顏視息人間。松陰正色曰、不知命則無以爲君子。貞吉謝曰、吾病熱喪心、乃爾。二人坐獄踰歲。貞吉瘦死。藩主固奇松陰、錮諸其家、許集弟徒講象山亦錮本藩。志士下獄、始于此。

六六 士規七則

吉田矩方

披繙冊子、嘉言如林、躍々迫人。顧人不讀、即讀不

〔古人言諸古
古人言之於古〕

五倫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行。苟讀而行之、則雖千萬世、不可得盡噫、復何言。雖然、有所知矣、不能不言、人之至情也。古人言諸古、今我言諸今、亦詎傷焉。作士規七則、
一、凡生爲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爲最大。故人之所以爲人、忠孝爲本。
一、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爲然。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爲要、以巧詐文過爲恥。光明正

尙友
尙、上也、上與古人
爲友也。

大、皆由是出。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尙友、君子之事也。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可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爲三端。曰、立志以爲萬事之源、擇交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
猶言全人。

三島毅、中洲、備
中人。文學博士。大
正八年歿、年九十。

六七 乃木將軍論序 三島 毅

嗚呼、乃木將軍逝矣。將軍滿腔忠藎、知有君而不知有己。故會先帝登遐、慟哭之極、決一死殉之。於是上自今上、東宮、下至親戚朋友、或遺言、或遺書、懇到周密。然後從容處公務、毫不異平素。及大葬之夕、遂成其志、而夫人亦殉夫。余聞之、驚歎曰、此我邦武士道精華矣。因歔歔流涕、不復暇論其死之當否。頃九鬼男突如來訪曰、世有議將軍死者、何等輕佻。吾不能默止、借新紙而辯論、涉數日、積成冊。將刊以遺後昆。子幸序一言。余讀之、能言余所欲言。余復何言、無已。

九鬼男
名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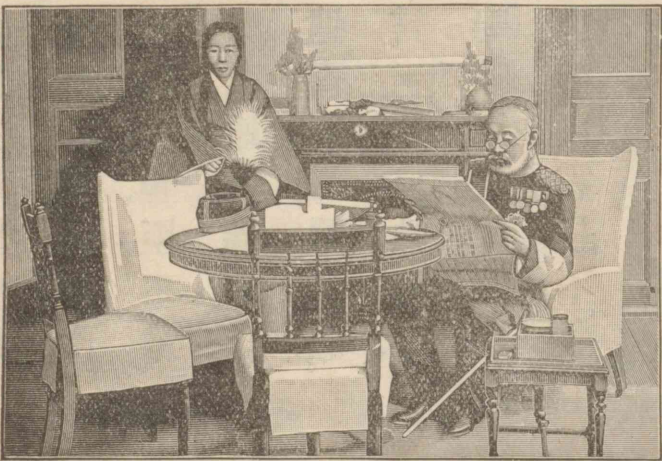
夷齊
伯夷、叔齊。
顏·張
顏杲卿、張巡、並唐
烈士。
文·謝
文天祥、謝枋得、並
宋末義士。

則有一焉。曰將軍之死，所謂賢者過之者。凡事不過，則不足動人。故夷齊首陽之餓死，興起唐之顏、張，宋之文、謝，歷世忠烈之士，楠氏湊川之耦死，興起明治中興勤王之諸士。而近時萬國交通之弊，國民喜新趨奇，所謂武士道漸將掃地。方是時，將軍夫妻壯烈之死，大振起天下武士道。武士道而振，則人々忠君愛國，我特有國體，與天壤無窮矣。然則將軍一死之功，豈在夷齊、楠氏之下乎哉。今男着眼于此，有是論，余不得不一言贊稱之。乃收淚而序。

六八 雙殉行

竹添光鴻

竹添光鴻，號井々，熊本人。仕爲全權公使。大正六年歿，年七十六。



乃木大將及夫人像

戰雲壓城，城欲壞。
腹背受敵，我軍敗。
聯隊旗兮，臣所掌。
爲賊所奪，臣罪大。
旅順巨砲，千雷轟。
骨碎肉飛，血雨腥。
二萬子弟，爲吾死。
吾何面目，見父兄。
青山馳道，連朱闕。

萬國衣冠儼成列。

靈輿肅々牛步遲。

金輪徐輾聲如咽。

刺腹絕喉何從容。

弔砲一響臣事終。

白刃三刺纖手紅。

旁有蛾眉端坐伏。

責躬誠世情尤急。

遺書固封墨痕濕。

鬼哭神恫天亦泣。

言々都自熱腸迸。

舍生從夫婦道全。

嗚呼以身殉君臣節堅。

千秋萬古侍桃山。

忠魂貞靈長不散。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三終

才八条級

高橋百樹

大正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發行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七日修正三版印刷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四日修正三版印刷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九日發行
大正九年十月廿六日印刷
大正九年十月廿九日發行
大正十年一月廿二日修正再版發行

著者權所有

編者 林 泰
校訂者 内 野 台 嶺
發行所 東京市麴町區大手町一丁目一番地 三省堂
印刷所 東京府荏原郡蒲田町 三省堂印刷部

書科	文漢	等中	定	價	大正十五年度臨時定價
卷一	金貳拾八錢			金四十八錢	
卷二	金參拾貳錢			金五十四錢	
卷三	金參拾四錢			金五十八錢	
卷四、五	金參拾七錢			金六十三錢	

發行所

(東京麴町區)

株式會社

三

省

堂

(振替東京三一五五番)

